

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6

旧杂譬喻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206

旧杂譬喻经卷上

吴天竺三藏康僧会译

(一)

昔无数世有一商人，号曰萨薄，时适他国卖赍货，所止近住佛弟子家。佛弟子家时作大福，安施高座众僧说法讲论罪福，善恶由心身口所行，及四谛非常苦空之法。远道贾人时来寄听，心解信乐便受五戒，白优婆塞，上座以法劝乐之，言：「善男子！护身口心十善具者，戒有五神，五戒有二十五神，现世卫护令无枉横，后世自致无为大道。」贾人闻法重喜无量，后还本国，国中都无法，便欲宣化恐无受者，以所受法教化父母兄弟妻子及诸中外，皆便奉法。去贾人土千里有国，民多丰乐宝物饶好，二国否塞绝不复通百余年，所以故有阅叉居其道中，得人便噉前后无数，是故断绝无往来者。贾人自念：「吾奉佛戒，如经所道，及有二十五神见助不疑，听彼鬼唯一人耳，吾往伏之必获也。」时有同贾五百余人，便语众人：「吾有异力能降伏鬼，汝等能行诣彼者，不及有大利。」众人自共议：「二国不通从来大久，若得达者所得不訾，便相可适进道而去。」来至中路见鬼食处，人骸骨发狼籍满地，萨薄自念：「鬼神前后所可食人今证验现，我死职当，恐此众人。」便语众辈：「汝等住此吾欲独进，得胜鬼者当还相迎，不得来者知为遇害，便各还退勿复进也。」于是独前，方行数里，逢见鬼来，正心念佛志定不惧。鬼到问曰：「卿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吾是通道导师也。」鬼大笑曰：「汝闻我名不？而欲通道。」萨薄曰：「知汝在此故来相求，当与卿鬪，若卿胜者便可食我，若我得胜，通万姓道，益天下利矣。」鬼言：「谁应先下手乎？」贾人言：「吾来相求，故应先下。」鬼听可之。以右手掬

之，手入鬼腹坚不可出，左手复打亦入，如是两脚及头都入鬼中不能复动。于是阅叉即以颂而问曰：

「手足及与头，
但当前就死，
五事虽绊羈，
跳踉复何为？」

「手足及与头，
执心如金刚，
五事虽被系，
终不为汝擘。」

「吾为神中王，
前后噉汝辈，
作鬼多力拏，
不可复称数。
今汝死在近，
何为复调语？」

「是身为无常，
魔今适我愿，
吾早欲弃离，
便持相布施。
缘是得正觉，
当成无上智，
志妙摩诃萨，
三界中希有。
毕为度人师，
得备将不久，
愿以身自归，
头面礼稽首。」

于是阅叉前受五戒慈心众生，即为作礼退入深山。萨薄还呼众人，前进彼土，于是二国并知，五戒十善降鬼通道，乃识佛法至真无量，皆共奉戒延敬三尊国致太平。后升天得道，乃五戒贤者直信之恩力也。佛告诸比丘：「时萨薄者我身是。菩萨行尸波罗蜜，所度如是。」

（二）

过去无数劫，尔时有孔雀王，从五百妇孔雀，相随经历诸山，见青雀色大好，便舍五百妇追青雀，青雀但食甘露好果。时国王夫人有疾，夜梦见孔雀王，寤则白王：「王当重募求之。」王命射师：「有能得孔雀王来者，赐金百斤；妇以女女之。」诸射师分布诸山，见孔雀从一青雀，便以蜜粩处处涂树。孔雀日日为青雀取食，如是玩习，人便以蜜粩涂己身，孔雀便取蜜粩，人则得之。语人言：「我以一山金相与，可舍我。」人言：「王与我金并妇，足可自毕已。」便持白王。孔雀白大王：「王重爱夫人故相取，愿乞水来呪之，与夫人饮澡浴，若不差者相杀不晚。」王则与水令呪，授与夫人饮，病则除。宫中内外诸有百病，皆因此水悉得除愈，国王人民来取水者无央数。孔雀白大王：「宁可木系我足，自在往来湖水中方呪，令民远近自恣取水。」王言大佳。则引木入湖水中，自极制方呪之，人民饮水，聋盲视听

跛伛皆伸。孔雀白大王：「国中诸恶病悉得除愈，人民供养我如天神无异，终无去心。大王可解我足，使得飞往来入湖水中，瞑止此梁上宿。」王则令解之，如是数月于梁上大笑。王问曰：「汝何等笑？」答曰：「我笑天下有三痴：一曰我痴，二曰猎师痴，三曰王痴。我与五百妇相随，舍追青雀，贪欲之意为射猎者所得，是为我痴。射猎人我与一山金不取，言王当与己妇并金，是射猎者痴。王得神医王，夫人太子国中人民诸有病者，悉得除愈皆更端正，王既得神医，而不牢持反纵放之，是为王痴。」孔雀便飞去。佛告舍利弗：「时孔雀王者我身是也，时国王汝身是，时夫人者今调达妇是，时猎师者调达是也。」

（三）

昔有国王，行射猎于旷泽中，大饥渴疲极，遥望鬱然有屋树木，即往趣之。中有一女人，王从求饮食果实之辈，所求悉得。王请女人与相见，侍人白言：「裸形无衣。」王即解衣与之，有自然火烧衣，如是至三。王惊问女：「何因如此？」女人答言：「前世为王妻，王饭沙门梵志，又欲上衣，我时言：『但设饭则可，不须与衣。』故受此罪。若王相念，作衣与国中沙门道士，若晓佛经者，祝愿女人得脱此勤苦。」王受其言，还国作衣，求沙门道人了不得。时国无晓佛经者，王忆念，问舍度父当知之。度父言：「乃昔有人度无钱，以五戒经一卷相与读之耳。」王言：「汝知佛经则以衣与。」度父使祝愿：「令裸形女人得福无量解脱勤苦。」女人则时有新衣着身，故在鬼道中命尽，当生第一天上也。

（四）

昔海边有国王行射猎，得一沙门，持作使沙门夜诵经作梵声，王言：「此伎大工歌，有客辄伎歌。」时有异国优婆塞贾，往到其国，王请之，出沙门令歌。优婆塞闻说深经，内心踊跃即去，国人以千万往赎，至三千万王乃与之，贾人作礼曰：「我以三千万相赎在所到。」道人即弹指踊在空中，曰：「卿自赎，不赎我也。所以者何？往昔王为卖葱人，汝来于王买葱不毕三钱，我时任卿，卿遂不还三钱。今此生子息，乃至三千万，汝当还本三钱也。」主则意解悔过，受五戒为优婆塞。师曰：「债无多少不可负，亦不任人也。」

（五）

佛在世，有小儿与兄嫂共居，儿日日至佛所受经戒，兄嫂谏不止。后取儿牵抱之，以杖捶之言：「佛比丘僧当救汝。」儿啼呼恐怖，自归三尊，则得须陀洹道，乘佛威神，便与木抱缚相随俱飞去，出壁入壁出地入地自在所为。兄嫂见之，惶怖叩头悔过，儿便为兄嫂说善恶之行，俱到佛所受戒。佛则为现宿命本末，兄嫂欢喜，心开垢除，得须陀洹道。

(六)

昔有罗汉，与沙弥于山中行道，沙弥日日至道人家取饭。道经历堤基上行，崎岖危峻常躡地覆饭污泥土，沙弥取不污饭着师钵中，取污饭澡洗食之，如是非一日。师曰：「何因澡弃饭味？」答曰：「行乞去时晴还雨，于堤基躡地覆饭。」师默然禅思之，知是龙烧沙弥，便起到堤上，持杖叩擻之。龙化作老翁来，头面着地。沙门言：「汝何因烧我沙弥乎？」答曰：「不敢烧，实爱其容貌耳。」龙言：「何以日见其行？」师曰：「行乞饭。」龙言：「从今日为始，愿日日于我室食，毕我寿命。」沙门默然受请。还语沙弥：「汝往乞，止彼食，勿复持饭来。」沙弥日日于彼食，后见师钵中有两三粒饭，香美非世间饭，问和上曰：「于天上饭乎？」师默不应。沙弥便伺师知于何许饭，便入床下持床足，和上坐禅定意，床相随俱飞到龙七宝殿上，龙及妇诸嫫女，俱为沙门作礼，复为沙弥作礼。师乃觉呼出：「正汝心勿动，此非常之像，何因污意？」饭已即将还，语之：「彼虽有殿舍七宝妇人嫫女，故为畜生耳。汝为沙弥，虽未得道，必生忉利天上，胜彼百倍，勿以污意。」语沙弥言：「此百味饭入口即化成虾蟆，意恶吐唾，逆反已乃却，饭不复入。二曰妇女端正无比，欲为夫妇礼，化成两蛇相交。三曰龙背有逆鳞，沙石生其中，痛乃达心胸。龙有此三苦，汝何因欲之？」沙弥不应，遂昼夜思想，于彼不食，得病而死。魂神即生为龙作子，威神致猛，其父命尽得脱生人中，师曰：「人未得道，不可令见，道及国王内也。」

(七)

昔有国王夫人生一女，父母名为月女，端正无比，王与衣被珍宝，辄言自然也。至年十六，王恚言：「此是我与，汝何言自然？」后有乞儿来丐，王言：「此实汝夫。」月女言诺。自然便追去。乞人惶怖不敢取，女言：「汝乞食常不饱，王与汝妇何为让？」便俱出城，昼藏夜进，行到大国。国王时崩无太子，夫妇于城外坐，出入行人问曰：「何等人汝何姓名？何国来？」答曰：「自然。」如是十余日。时大臣使梵志八人于都城门行人出入以次相

之，「唯有此夫妇应相耳。」是时举国群臣共奉迎之为王。王夫妇以正法治国，人民安宁，诸小王来朝。月女父王在中饮食已去，月女特留父王，月女以七宝作鱼机关，帐牵一鱼百二十鱼现，推一鱼户则开，下为父作礼，白父：「今已得自然。」曰：「夫人行然，臣不及矣。」师曰：「月女与乞儿宿命，夫妇俱田作，令妇取饷，夫遥见妇与沙门相逢于岸水边止，从乞妇食，则分饭上道人，道人止饭。夫遥见两人，不谓有恶，持杖往见，道人飞去。妇言：『卿分自在，勿恚。』夫言：『两分者，我与共食也。』」师曰：「夫有恶意，故堕贫家作子，后见道人欢喜自悔责故，同受此福耳。」

（八）

昔佛从众比丘行，逢三醉人，一人走入草中逃；一人正坐博颊言无状犯戒；一人起舞曰：「我亦不饮佛酒浆，亦何畏乎？」佛谓阿难：「草中逃人，弥勒作佛时当得应真度脱，正坐博颊人，过千佛当于最后佛得应真度脱，起舞人，未央得度也。」

昔有沙门，昼夜诵经，有狗伏床下，一心听经不复念食，如是积年，命尽得人形，生舍卫国中作女人。长大见沙门分越，便走自持饭与欢喜。如是后便追沙门去，作比丘尼，精进得应真道也。

（九）

昔维卫佛在世时，国中诸大姓，各各一时供佛及比丘众。时有一大姓，贫无以供佛者，白言：「愿比丘众有欲得药者，某悉当给之。」时有一比丘，身体有疾，大姓以一甘果与之食，比丘得安隐除愈。大姓后寿尽生天上，胜诸天有五事：一者身无病，二者端正，三者命长，四者得财富，五者智慧。如是九十一劫中上为天、下生大姓家，不堕三恶道。乃至释迦文佛时，为四姓家作子名曰多宝，见佛欢喜，作沙门精进得道，号为应真。夫施高行沙门一踰波邪，秽浊一国人矣。

昔有夫妇，俱持五戒事沙门。有新学比丘不知经，至其门乞，夫妇请道人前坐，作饭食已毕，夫妇俱下地作礼言：「少小事道人，未曾闻经，愿开解蔽闇不及。」比丘低头无以答，曰：「苦哉苦哉！」夫妇心意俱解，言：「世间实苦。」应时俱得道迹。比丘见两人欢喜，亦得道迹也。师曰：「宿命累世三人兄弟，愿学道迹，同行故俱道证。」

(一〇)

昔有国王，出射猎还，过绕塔，为沙门作礼，群臣共笑之。王觉知，问群臣：「有金在釜，釜沸中以手取，可得不？」答曰：「不可得。」王言：「汝冷水投中，可得不？」臣白王：「可得也。」王言：「我行王事，射猎所作如汤沸，烧香然灯绕塔，如持冷水投沸汤中。夫作王，有善恶之行，何可但有恶无善乎？」

(一一)

昔有沙门行至他国，夜不得入城，于外草中坐。至夜闻叉鬼来持之：「当啾汝。」沙门言：「相离远。」鬼言：「何以为远？」沙门言：「汝害我，我当生忉利天上，汝当入地狱中，是不为远也？」鬼则置，辞谢作礼而去。

(一二)

昔有国王，令人呼知识，知识言谢王：「适穿地作坑，欲藏七宝。」王闻大惊，令人复呼知识，白王：「今适下宝着坑中。」王便复令呼知识，白王：「今适下平地，平地已便往。」王问：「汝何痴？藏七宝以语人耶？」知识言：「属饌具甘美，欲饭佛及比丘僧，是为穿地作坑。斟布羹饭，是为下宝坑中。扫地行澡水麝经，是为平地。」白王：「此宝五家不能辱也。」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汝不当早相告。我当早相告，我当数藏宝。」王则开藏大布施，饭佛及比丘僧，佛为说清净祝愿，即发道意矣。

(一三)

昔有四姓请佛饭。时有一人卖牛湏，大姓留止饭，教持斋戒止听经，宾乃归。妇言：「我朝相待未饭。」便强令夫饭，坏其斋意。虽尔七生天上、七生世间。师曰：「一日持斋，有六十万岁粮，复有五福：一曰少病，二曰身安隐，三曰少淫意，四曰少睡卧，五曰得生天上常识宿命所行也。」

(一四)

佛及比丘众应请，有一沙门与一沙弥后来。道逢淫女人牵沙门，沙门与之有欲，欲毕到饭家。佛呼沙弥：「汝到须弥山下取甘泉来。」沙弥已得道，便挑钵于前叉手追，须臾得水来还。其师惭愧蹶蹶，悔过自责即得罗汉。此女

人宿命对也，逢对毕罪乃得道矣。昔阿育王，日饭千罗汉，后有来年少沙门，与千道人俱入宫。年少沙门坐已，上下视王宫殿，复视正夫人不休。王有恚意，饭已各自去，王留上座三人，问：「此年少从何来？姓名为何？师事何人？此非沙门，何因将入宫？占相正夫人眼不转休。」答曰：「此沙门从天竺来，师名某乙，姓某名某，有慧明达经故来，以视坐起宫殿，复上视忉利天，适等无异念。王前世以把沙着佛钵中，巍巍乃尔，今复日饭千罗汉，其福无量也。所以视正夫人者，万六千人之上端正无比，却后七日寿尽当入地狱。世间无常，用是故视之耳。」王惶怖呼夫人：「自归三道人。」道人言：「王虽日饭吾等千人，千人不能释解夫人意，故当得年少沙门为说经，可疾见谛道。」王使请道人，道人还，王与夫人俱头面着地，「愿归命，令重罪得微轻。」道人则为夫人说宿命所可经见者，为现法要，应时欢喜衣毛竖立，则得须陀洹也。夫人本五百世为道人姊，宿共誓先得道当相度。师曰：「人无宿命终不从解，亦不相见语言，终不入意，人各有本师也。」

◎

(一五)

昔有四姓名伊利沙，富无央数，悭贪不肯好衣食。时有贪老公与相近居，日日饮食鱼肉自恣宾客不绝。四姓自念：「我财无数反不如此老公。」便杀一鸡炊一升白米，着车上到无人处，下车适欲饭，天帝释化作犬来，上下视之，请为狗言：「汝若不能倒悬空中，我当与汝不。」狗便倒悬空中，四姓意天恐何图有此？曰：「汝眼脱着地，我当与汝不。」狗两眼则脱落地，四姓便徒去。天帝化作四姓身体语言乘车来还，勅外人有诈称四姓驱逐捶之。四姓晚还，门人骂詈令去。天帝尽取财物大布施，四姓亦不得归，财物尽，为之发狂。天帝化作一人，问：「汝何以愁？」曰：「我财物了尽。」天帝言：「夫有宝令人多忧，五家卒至无期。积财不食不施，死为饿鬼恒乏衣食，若脱为人常堕下贱，汝不觉无常，富且悭贪不食，欲何望乎？」天帝为说四谛苦空非身，四姓意解欢喜，天帝则去。四姓得归，自悔前意，施给尽心，得道迹也。

(一六)

昔有大姓家子端正，以金作女像，语父母：「有女如此者乃当娶也。」时他国有女人亦端正，亦以金作男像，白父母：「有人如此乃当嫁之耳。」父母

各闻有是，便远娉合此二人为夫妇。时国王举镜自照谓群臣：「天下人颜容宁有如我不？」答曰：「臣闻彼国有男子端正无比。」则遣使请之。使者至以王告之：「王欲见贤者。」则严车进去已，自念：「王以我明达故来相呼。」则还取书籍之要术，而见妇与客为奸，怅然怀感为之结气，颜色衰耗惟怪更丑。臣见其如此人，行道轸轲颜色瘠瘦，便断马厩以安措之。夜于厩中见王正夫人出与马下人通，心乃自悟：「王夫人当如此，何况我妇乎？」意解颜色如故，则与王相见。王曰：「何因止外三日？」答曰：「臣来相迎，我有所忘，道还归取之，而见妇与客为奸，意忿为之惨怒，颜色衰变，住厩中三日。昨于厩见正夫人来，与养马儿私通，夫人乃尔，何况余乎？意解颜色复故。」王言：「我妇尚尔，何况凡女人？」两人俱便入山，除须发作沙门，思惟女人不可与从事，精进不懈，俱得辟支佛道也。

(一七)

昔有妇人生一女，端正无比，年三岁，国王取视，呼道人相，后中夫人不？道人言：「此女人有夫，王必后之。」「我当牢藏之。」便呼鹄来：「汝所处在何所？」白王：「我止大山半有树，人及畜兽所不得历，下有回复水船所不行。」王言：「以此女寄汝养。」便撮持去，日日从王取饭与女。如是久后，上有一聚卒为水所漂去，有一树正倚追水，下流有一男子，得抱持树，堕回水中不得去，回满树踊，出住倚山。男子得上鹄树与女通，女便藏之。鹄日举女称之：「己更子身重，未者轻也。」鹄觉女重，左右求得男子，举弃之，往如事白王。王曰：「道人工相人也。」师曰：「人有宿命对，非力所能制也。逢对则相可，诸畜生亦如是也。」

(一八)

昔有国王持妇女急，正夫人谓太子：「我为汝母，生不见国中，欲一出，汝可白王。」如是至三。太子白王，王则听，太子自为御车，出群臣于道路，奉迎为拜夫人，出其手开帐，令人得见之。太子见女人而如是，便诈腹痛而还。夫人言：「我无相甚矣。」太子自念：「我母当如此，何况余乎？」夜便委国去，入山中游观。时道边有树，下有好泉水，太子上树，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，浴出饭食，作术吐出一壶，壶中有女人，与于屏处作家室。梵志遂得卧，女人则复作术，吐出一壶，壶中有年少男子，复与共卧已便吞壶。须臾梵志起，复内妇着壶中，吞之已，作杖而去。太子归国白王：「请道人及诸臣下，持作三人食，着一边。」梵志既至言：「我独自耳。」太子

曰：「道人当出妇共食。」道人不得止，出妇。太子谓妇：「当出男子共食。」如是至三，不得止，出男子共食已便去。王问太子：「汝何因知之？」答曰：「我母欲观国中，我为御车，母出手令人见之。我念女人能多欲，便诈腹痛还。入山见是道人藏妇腹中当有奸，如是女人奸不可绝，愿大王赦宫中自在行来。」王则勅后宫中，其欲行者从志也。师曰：「天下不可信女人也。」

(一九)

昔有二人从师学道，俱去到他国。于道路见象迹，一人言：「此母象怀雌子，象一目盲，象上有一妇人怀女儿。」一人言：「尔何知？」曰：「以意思知也。汝不信者，前到当见之。」二人俱及象，悉如所言，至后象与人俱生如是。一自念：「我与俱从师学，我独不见要。」后还白师：「我二人俱行，此人见一象迹，别若干要而我不解，愿师重开讲我，不偏颇也。」师乃呼一人问：「何因知此？」答曰：「是师所常道者也。我见象小便地，知是雌象，见其右足践地深，知怀雌也，见道边右面草不动，知右目盲。见象所止有小便，知是女人，见右足踏地深，知怀女，我以纤密意思惟之耳。」师曰：「夫学当以意思惟乙密乃达之也。夫简略者不至，非师之过也。」

(二〇)

昔有妇人富有金银，与男子交通，尽取金银衣相追俱去。到急水边，男子言：「汝持财物来，我先度之，当还迎汝。」男子便走去不还。妇人独住在水边，见狐捕取鹰舍取鱼，不得鱼复失鹰。妇谓狐：「汝何痴甚？捕两不得一。」狐言：「我痴尚可，汝痴剧我也。」

(二一)

昔龙王女出游，为牧牛者所缚捶，国王出行界，见女便解之便使去。龙王问女：「何因啼泣？」女言：「国王枉捶我。」龙王曰：「此王常仁慈，何横捶人？」龙王冥作一蛇，于床下听王，王语夫人：「我行见小女儿为牧牛人所捶，我解使去。」龙王明日人现，来与王相见，语王：「王有大恩在我许，女昨行为人所捶，得王往解之，我是龙王也，在卿所欲得。」王言：「宝物自多，愿晓百畜兽所语耳。」龙王言：「当斋七日，七日讫来语，慎勿令人知也。」如是王与夫人共饭，见蛾雌语雄取饭，雄言：「各自取。」雌言：「我腹不便。」王失笑，夫人言：「王何因笑？」王默然，后与夫人

俱坐，见蛾缘壁相逢，诤共鬪堕地，王复失笑。夫人言：「何等笑？」如见至三，言：「我不语汝。」夫人言：「王不相语者我当自杀。」王言：「待我行还语汝。」王便出行。龙王化作数百头羊度水，有怀妊特羊呼羝羊：「汝还迎我。」羝羊言：「我极不能度汝。」特羊言：「汝不度我，我自杀。汝不见国王当为妇死。」羝羊言：「此王痴为妇死耳，汝便死谓我无特羊也。」王闻之，王念：「我为一国王，不及羊智乎？」王归，夫人言：「王不为说者当自杀耳。」王言：「汝能自杀善，我宫中多有妇女，不用汝为。」师曰：「痴男子坐妇欲杀身也」。

（二二）

昔有一国，五谷熟成人民安宁，无有疾病，昼夜伎乐无忧也。王问群臣：「我闻天下有祸，何类？」答曰：「臣亦不见也。」王便使一臣至邻国求买之。天神则化作一人，于市中卖之，状类如猪持铁锁系缚。臣问：「此名何等？」答曰：「祸母。」曰：「卖几钱？」曰：「千万。」臣便顾之，问曰：「此何等食？」曰：「日食一升针。」臣便家家发求针，如是人民两两三三相逢求针，使至诸郡县扰乱，在所患毒无谬。臣白王：「此祸母致使民乱，男女失业，欲杀弃之。」王言：「大善！」便于城外，刺不入斫不伤捺不死，积薪烧之，身体赤如火，便走出，过里烧里、过市烧市、入城烧城。如是过国，遂扰乱人民饥饿坐厌。乐买祸所致。

（二三）

昔有鸚鵡，飞集他山中，山中百鸟畜兽，转相重爱不相残害。鸚鵡自念：「虽尔，不可久也，当归耳。」便去。却后数月，大山失火四面皆然，鸚鵡遥见便入水，以羽翅取水飞上空中，以衣毛间水洒之，欲灭大火。如是往来。往来天神言：「咄鸚鵡！汝何以痴？千里之火宁为汝两翅水灭乎？」鸚鵡曰：「我由知而不灭也，我曾客是山中，山中百鸟畜兽皆仁善，悉为兄弟，我不忍见之耳。」天神感其至意，则雨灭火也。

（二四）

佛与比丘俱行，避入草中。阿难问佛：「何因舍道行草中？」佛言：「前有贼，后三梵志当为贼所得。」三人后来，见道边有聚金，便止共取，令一人还聚中市饭，一人取毒着饭中杀二人。「我当独得金。」二人复生意，见来便共杀之已，便食毒饭俱死。三各生恶意，展转相杀如是也。

(二五)

昔有四姓，藏妇不使人见。妇值青衣作地窟，与琢银儿相通。夫后觉，妇言：「我生不行，卿莫妄语。」夫言：「当将汝至神树所。」妇言：「佳。」持斋七日入斋室，妇密语琢银儿：「汝当云何？汝诈作狂乱头，于市逢人，抱持牵引之。」夫斋竟便将妇出，妇言：「我生不见市，卿将我过市。」琢银儿便抱持卧地在所为，妇便哮呼其夫：「何为使人抱持我？」夫言：「此狂人耳。」夫妇俱到神所叩头言：「生来不作恶，但为此狂所抱耳。」妇则得活，夫默然而惭，妇人姦诈乃当如是也。

(二六)

昔有一女行嫡人，诸女共送，于楼上饮食相娱乐。橘子堕地，诸女共观：「谁敢下取得橘来，当共为作饮食。」当嫁女便下楼，见一童子已取橘去，女言童子：「以橘相与。」童子曰：「汝临嫁时先至我，许我还橘，不尔不相与。」女言：「诺。」童子便与橘，女得持还，众人共作饮食。送女至夫所，女言：「我有重誓，愿先见童子，还为卿妇。」夫便放去。出城逢贼，女向贼求哀：「我有重誓当解。」贼放去。适前逢噉人鬼，女叩头愿乞解誓，鬼放去。到童子门，请前坐，童子不干，为设饮食，以私金一饼送之。师曰：「如是夫、贼、鬼、童子，四人皆善；虽尔，意有所在。或有言夫胜者，为持妇急；言贼胜者，为持财物急；言鬼胜者，为持饮食急；言童子胜者，为谦谦也。」

(二七)

昔有妇人，常曰：「我无所亡。」其子取母指环掷去水中已，往问母金环所在。母言：「我无所亡。」母后日请目连、阿那律、大迦叶饭，时当得鱼，遣人于市买鱼归治，于腹中得金环，母谓子：「我无所亡。」子大欢喜往至佛所，问：「我母何因有此不亡之福？」佛言：「昔有一仙人居北，阴寒至冬天，人人悉度山南。时有老独母，贫穷不能行，独止为众盖藏器物。春，人悉来还，母以物一一悉付还其主，众人皆欢喜。」佛言：「时独母者是汝母，前世护众人人物故，得是无所亡福耳。」

昔有四姓家子，为离越作小居处则足自容，复作经行处，后寿尽上生忉利天上，得宝舍周匝四千里，所欲自乐，欢喜持天华，散离越屋上。天言：「我作小泥屋耳，乃得好殿舍，念恩故来散华耳。」

（二八）

昔有三道人共相问：「汝何因得道？」曰：「我于王国中，观蒲萄大盛好，至晡时人来折灭取，悉败狼藉在地，我见觉无常，缘是得道也。」一人曰：「我于水边坐，见妇人摇手澡器，臂环更相叩，因缘合乃成声，我缘是得道也。」一人曰：「我于莲华水边坐，见华盛好，至晡有数十乘车来，人马于中浴，悉取华去，万物无常乃尔，我觉是得道也。」

（二九）

昔有梵志，大高才学问反驳论议，造立无端弹易正要，引虚为实牵物连喻，莫当之者，诸国遂师之。后到舍卫国，白日然火行，城中人问曰：「何以故如是？」曰：「国冥无明，故然火也。」国王大耻之，而悬鼓城门下，募求明人有能折此人者。时有一沙门，入国问之：「何以有此？」答曰：「王耻梵志所为。有明者捶鼓。」沙门举足踰之，王闻大欢喜，则请沙门梵志上殿饭食。沙门语王：「善哉是梵志，智慧明达真是道人，非奴非卒、非担死人种。」梵志默然无以答。伎乐同时作，便取梵志着粪箕中，扫迹驱逐出国，相传告语也。

（三〇）

昔有沙门，饭已减除，妆饰面目，整顿衣被，窥视前后。阿难白佛言：「此比丘非法乃尔？」佛言：「适从女中来，余态未尽故耳。」比丘则现罗汉道，般泥洹去也。

（三一）

昔舍卫城外有家人妇，为清信女，戒行纯具。佛自至门分卫，妇以饭着钵中却作礼，佛言：「种一生十，种十生百，种百生千，如是生万生亿，得见谛道。」其夫不信道德，默于后听佛咒愿，曰：「瞿昙沙门言，何若过甚哉？施一钵饭乃得尔所福，复见谛道。」佛言：「卿从何所来？」答曰：「从城中来。」佛言：「汝见尼拘类树高几许？」答曰：「高四十里，岁下数万斛实，其核大如芥子。」答曰：「少少耳。」佛言：「一升乎？」答曰：「一核耳。」佛言：「汝语何若过乎？栽种一芥子，乃高四十里，岁下数十万子。」答曰：「实尔。」佛言：「地者无知其报力尔，何况欢喜持一钵饭上佛？其福不可称量。」夫妇心意开解，应时得须陀洹道也。

(三二)

昔有沙门，已得阿那含道，于山上煮草染衣。时有失牛者遍求牛，见山上有火烟，便往视，见釜中悉牛骨，钵化成牛头，袈裟化成牛皮，人便以骨系头，徇行国中，众人共见之。沙弥见日已中，捶捷椎，不见师至，便入户坐思惟，见师乃人所辱，则往头面着足言：「何因如此？」曰：「久远时罪也。」沙弥言：「可暂归食。」两人则放神足俱去。沙弥未得道，常有患未除，顾见清信士及国人，国人乃取我师如此，使龙雨沙石，动此国令之恐怖。念此适竟，四面雨沙，城坞屋室皆悉坏败。师言：「我宿命一世屠牛为业，故得此殃耳。汝何缘作此罪乎？汝去，不须复与我相追。」师曰：「罪福如是，可不慎矣。」

(三三)

昔有国王，大臣五人，一臣宿请佛，佛不受，臣则还。因王请佛，佛言：「此臣今必命当终，明日将谁复作福乎？」臣尝令相师相之，云：「当兵死。」常以兵自卫，己亦拔剑持之，夜极欲卧，以剑付妇持之，妇睡落剑断其夫头，妇便啼叫言：「君死。」王则召四大臣问：「汝曹营卫之，激修奸变，其妇与相随而忽至此罪，为谁在边者？」便斩四臣右手。阿难问佛何因？佛言：「其夫前世作牧羊儿，妇为白羊母，其四臣前世作贼，见儿牧羊，便呼儿俱举右手指，令杀白羊母，与五人烹之。儿啼泣悲哀，杀羊食贼，如是展转生死，今世共会故，毕其宿命罪也。」

(三四)

昔有大姓，家富巨亿，常好惠施所求不违。后生一男，无有手足形体似鱼，名曰鱼身。父母终亡袭持家业，寝卧室内又无见者。时有力士仰王厨食，恒怀饥乏，独牵十六车樵，卖以自给，又常不供，诣此四姓求所不足，曰：「累年仰王饮食，常不供足，恒抱饥饿。闻四姓资财巨亿，故来乞勾。」鱼身请与相见，示其形体。力士退，自思惟：「力石乃尔，近不如无手足人联取其物。」往到佛所问其所疑：「世或有豪尊如国王者死无手足，殖富乃尔，近我筋干国中无敌，而常抱饿饮食不足，何缘如此？」佛言：「昔迦叶佛时，鱼身与此王共饭佛，汝时贫穷驱使助之，鱼身具所当得己与王行，而谓王言：『今日有务不得俱行，废此事为断我手足无异故。』时行者今王是

也，不行失言者，鱼身是也。时贫穷佐助者，汝身是也。」于是力士心意开悟，即作沙门得阿罗汉道也。

旧杂譬喻经卷上

旧杂譬喻经卷下

吴天竺三藏康僧会译

(三五)

佛为诸弟子说经。时有射猎人担弩，及负十余死鸟，过往观佛，其意精锐，愿闻说经心欲听受，佛则止不为说之。猎人退去，便言：「若我作佛，必普遍为人说道，无所违逆。」阿难问佛：「此人撰情欲听典教，何以逆之？」佛言：「此人是菩萨，立心深固。昔为国王，于众嫖女意不平均，不见幸者共鸩杀王。王生射猎家，诸嫖女皆堕鸟兽中，今毕其罪，后又成就。若为说经，恐其意惧堕罗汉道，故不为说耳。」

(三六)

昔佛寺中有金釜，以烹五味供给道人。时有凡人入观见金釜，欲盗取之，无所因，诈作沙门，被服入众僧中。闻上座论经，说诸罪福生死证要，影向之报不可得离之证。盗人意中开悟，怀惭愧，撰情专心则见道迹。思惟所由，釜是我师，特先礼釜绕之三匝，为众沙门具自道说。夫觉悟各有所因，心专一者莫不见谛也。

(三七)

昔阿那律已得罗汉，众比丘中面容端正有似女人。时独行草中，有轻薄年少，见之谓是女人，邪性浮动欲干犯之，知是男子，自视其形变成女人，惭愧毒自放深山，遂不敢归经踰数年。其家妻子生不知处，谓已死亡悲号无宁。阿那律行分卫往至其家，妇人涕泣自说其夫不归，乞匄福力使得生活。阿那律默然不应，心有哀念，乃至山中求与相见，此人便悔过自责其身，还成男子，遂得还归，家室相见。凡得道人不可以恶向之，反受其殃也。

(三八)

昔有比丘，于空闲树下坐行道意。树上有一猕猴，见比丘食，下住其边，比丘以余饭与之，猕猴得食，辄行取水以给澡洗。如是连月。后日食忽忘不留饭，猕猴不得食大怒，取比丘袈裟上树悉裂败之。比丘忿此畜生，以杖捶，误中堕地，猕猴即死。数猕猴并来噪讙，共與死猕猴到佛寺中。比丘僧知必有以，则合会诸比丘，推问其意，此比丘具说其实。于是造教：自从今日，比丘每食，皆当割省留余以施蠕动，不得尽之。檀越勾饭由此为始也。

(三九)

昔有鳖遭遇枯旱，湖泽干竭不能自致有食之地。时有大鹄集住其边，鳖从求哀乞相济度，鹄啄衔之飞过都邑上。鳖不默声，问此何等？如是不止，鹄便应之之应口开，鳖乃堕地，人得屠裂食之。夫人愚顽无虑，不谨口舌，其譬如是也。

昔有沙门，令兄人剃头，剃头已，头面着地作礼言：「愿令我后世心意净洁，智慧如道人。」道人言：「令卿得慧胜我。」其人作礼而去。后命尽生忉利天上，天上寿尽来下，生大姓家作子，后得作沙门，智慧得见道道迹，此至意所致也。

(四〇)

昔有梵志国王勾，王欲出猎，令梵志止殿上，须我方还，乃出猎追。从逐禽兽，与臣下相失，到山谷中与鬼相逢，鬼欲啖之，王曰：「听我言。朝来于城门中，逢一道人从我勾，我言：『止殿上待还。』今乞暂还，与此道人物已，当来就卿受啖。」鬼言：「今欲啖汝，汝宁肯来还？」王言：「善哉诚无信者，我当念此道人耶？」鬼则放王，王还宫出物与道人，以国付太子，王还就鬼。鬼见王来，感其至诚，礼谢不敢食也。师曰：「王以一诚全命济国，何况贤者奉持五戒？布施至意，其福无量也。」

(四一)

昔阿育王常好布施饭食沙门，令太子自斟酌供具，太子默恚言：「我作王时，悉当杀诸道人。」道人心知太子瞋恚，谓太子言：「我不久在世间。」太子惊曰：「道人明乃尔，知我心意。」即反念：「我作王时，当供养道人

胜我父。」心遂和则去恶就善。道人言：「比卿作王时，我生天上已。」太子曰：「圣哉沙门！」后作国王，以五戒十善为国政，遂致隆平矣。

（四二）

昔有四姓取两妇，大妇日日以好饭供养沙门，沙门日往取饭，小妇患毒之。明日沙门复来，小妇则出取钵，以不净着钵中，以饭置上授还沙门。沙门持去，于山中适欲饭，见不净则澡洗钵，后不敢复往。小妇口中及身体则俱臭，人见皆走避，后寿终堕沸屎地狱，如是展转三恶道数千万岁，罪毕得为人，常思欲食大便不得，腹中绞痛。后为人妇，夜起盗食大便。如是数数，夫怪之，便往寻视，见妇食屎。此宿命行所致也。

人有四难得成：一者塔，二者招提僧舍，三者饭比丘僧，四者出家作沙门。是四事以立，其福无量。所以者何？三界时有耳。已得作人，复有财产，能拔慳贪之本，应时施惠，功业纯立，是亦难得。谁能知此福者？唯佛耳。

佛言：「比丘不以饭食转相呼为亲道，唯以经法转相教诫为亲耳。比丘以饮食美味转相贡施，见世于比丘善名，后世无所应，于佛得恶论。何以故？外行家见比丘言：『佛弟子但以美饭食好衣转相施耳，谁教者？是佛也。』于佛得恶论。比丘以经戒道法转相请乃为大亲厚耳。何以故？外行家见比丘言：『佛弟子但以经戒道法转相施耳，无他相与。』于比丘现世得善名，后世得解脱，于佛有善论。何以言之？佛是比丘师，教弟子但以经道，是故不必以饭食为惠也，但以善言转相施上耳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当知足，何等为当知足？谓趣求一衣一食，常在经行念，不念外求，能止不乱意，是为知足。亦不当知足计，所谓经戒，逮得四禅及四空定，须陀洹、斯陀含，未可计知足也。如是为不当计足矣。」

（四三）

有比丘分卫，道住促迫卒失小便，行人见之，皆共讥笑言：「佛弟子行步有法度，被服有威仪，而此比丘立住失小便，甚可笑也。」时有外行尼捷种，见人讥笑此比丘，即自念言：「我曹尼捷种裸身而行，都无问者；佛弟子住小便，而人皆共笑之。如是者，我曹师为无法则，故人不笑耳。将独佛弟子法清静、有礼仪，易为论议故。」便自归佛所作沙门，即得须陀洹。比丘譬

如师子众兽中王，人中师所语当用法，行步坐起当有威仪，为人法则不得自轻，自轻自毁以辱先贤也。

天王释及第一四天王，十五日三视天下，谁持戒者？见持戒者，天即欢喜。时以十五日，天王释在正殿坐处，自念言：「天下若十五日三斋者，寿终可得吾位矣。」边诸天大惊言：「但十五日三斋，乃得如释处。」有比丘已得阿罗汉，即知释心念，白佛言：「宁能审如释语不？」佛言：「释语不可信，为不谛说。何以故？十五日三斋精进者，可得度世，何为释处？如是为不谛说，为未足信。谁能知斋福者，唯佛耳？」

（四四）

海中有大龙，龙欲雨阎浮利地，恐地无当此水者。龙意念：「地无当我雨者，还自海中雨耳。」佛慧弟子威德甚大，欲以施外行九十六种道家，恐无能堪者，是故佛弟子展转自相惠耳，譬如龙自还雨海中也。

（四五）

昔有梵志年百二十，少小不妻娶，无淫泆之情，处深山无人之处，以茅为庐蓬蒿为席，以水果蔬为食饭，不积财宝。国王娉之不往，意静处无为。于山中数千余岁，日与禽兽相娱乐，有四兽：一名狐，二名猕猴，三者獭，四者兔。此四兽日于道人听经说戒，如是积久，食诸果蔬皆悉讫尽。后道人意欲使徙去，此四兽大愁忧不乐，共议言：「我曹各行求索，供养道人。」猕猴去至他山中，取甘果来以上道人，愿心莫去。狐亦复行化作人，求食得一囊饭粍来，以上道人，可给一月粮，愿止留。獭亦复入水取大鱼来，以上道人，给一月粮，愿莫去也。兔自思念：「我当用何等供养道人耶？」自念：「当持身供养耳。」便行取樵以然火作炭，往白道人言：「今我为兔最小薄，能请入火中作炙，以身上道人，可给一日粮。」兔便自投火中，火为不然。道人见兔，感其仁义，伤哀之则自止留。佛言：「时梵志者提和竭佛是，时兔者我身是，猕猴者舍利弗是，狐者阿难是，獭者目犍连是也。」

（四六）

昔有五道人俱行，道逢雨雪，过一神寺中宿，舍中有鬼神形像，国人吏民所奉事者。四人言：「今夕大寒，可取是木人烧之用炊。」一人言：「此是人所事，不可取。」便置不破。此室中鬼常啖人，自相与语言：「正当啖彼一

人，是一人畏我，余四人恶，不可犯。」其可止不敢破像者，夜闻鬼语，起呼伴：「何不取破此像用炊乎？」便取烧之，啖人鬼便奔走。夫人学道常当坚心意，不可怯弱令鬼神得人便也。

（四七）

昔有国王弃国行作沙门，于山中精思，草茅为屋蓬蒿为席，自谓得志，大笑言快哉！边道人问之：「卿快乐，今独坐山中学道，将有何乐耶？」沙门言：「我作王时所忧患多，或恐邻王夺我国，恐人劫取我财物，或恐我为人所贪利，常畏臣下利我财宝反逆无时。今我作沙门，人无贪利我者，快不可言，以是故言快耳。」

（四八）

昔有国王大好道德，常行绕塔百匝未竟，边国王来攻欲夺其国，傍臣大恐怖，即行白王言：「有兵来至。唯大王置斯旋塔，还为权虑以攘重寇。」王言：「听使兵来，我终不止。」心意如故，绕塔未竟兵散罢去。夫人有一心定意，无所不消也。

（四九）

昔有国王，行常过佛为作礼，不避泥雨，傍臣患之，自相与语：「王作意何以烦碎乃尔？」王耳闻之，王还宫勅臣下：「行求百兽头及人头一枚来。」臣下白王言：「已具王令，于市卖之皆售，人头不售。」臣下白言：「卖百兽头皆售，此人头臭烂初无买者。」王语傍臣：「汝曹不解耳。秘前者过佛所，为佛作礼，汝曹言：『王意烦碎。』欲知我头者如此，死人头不洁净，当以求福可得上天，汝曹愚痴不知，反言烦乎？」傍臣言：「实如大王所说。」叩头谢过：「臣等愚不及。」王后复出，臣等皆下马为佛作礼，以王为法也。

（五〇）

昔有国王出游，每见沙门辄下车为沙门作礼，道人言：「大王止，不得下车。」王言：「我上不下也。所以言上不下者，今我为道人作礼，寿终已后当生天上，是故言上耳不下也。」

（五一）

昔有人死已后，魂神还自摩娑其故骨，边人问之：「汝已死，何为复用摩娑枯骨？」神言：「此是我故身，身不杀生、不盗窃，不他淫、两舌、恶骂、妄言、绮语，不嫉妬、不瞋恚、不痴，死后得生天上，所愿自然快乐无极，是故爱重之也。」

（五二）

昔外国有沙门，于山中行道，有鬼变化作无头人，来到沙门前，报言：「无头痛之患，目所以视色，耳以听声，鼻以知香，口以受味，了无头，何一快乎？」鬼复没去复化无身，但有手足，沙门言：「无身者不知痛痒，无五藏，了不知病，何一快乎？」鬼复没去，更作无手足人，从一面车转轮来至沙门，道人言：「大快！无有手足，不能行取他财物，何其快哉？」鬼言：「沙门守一心不动。」鬼便化作端正男子来头面着道人足言：「道人持意坚乃如是，今道人所学但成不久。」头面着足恭敬而去也。

（五三）

昔沙门于山中行道，里衣解堕地，便左右顾视，徐牵衣衣之。山神出，谓道人：「此间亦无人民，衣堕地，何为匍匐着衣？」沙门言：「山神见我，我亦复自见上日月诸天见我，于义不可身露？无有惭愧，非佛弟子也。」

（五四）

昔有六人为伴，俱堕地狱中，同在一釜中，皆欲说本罪。一人言沙，二人言那，三人言特，四人言涉，五人言姑，六人言陀罗。佛见之笑，目捷连问佛：「何以故笑？」佛言：「有六人为伴，俱堕地狱中，共在一釜中，各欲说本罪，汤沸涌跃不能得再语，各一语便回下。一人言沙者，世间六十亿万岁，在泥犁中为一日，何时当竟？第二人言那者，无有期，亦不知何时当得脱？第三人言特者，咄咄当用治生为？如是不能自制意，夺五家分供养三尊，愚贪无足，今悔何益？四人言涉者，言治生亦不至诚，我财产属他人，或为得苦痛。第五人言姑者，谁当保我从地狱中出，便不复犯道禁，得生天人乐者。第六人言陀罗者，是事上头本不为心计，譬如御车失道入邪道，折车轴，悔无所复及也。」

(五五)

昔佛遣舍利弗，西至维卫庄严刹土，问讯彼佛三事：「佛身安隐不？说法如常不？受者增进不？」舍利弗即承佛威神往诣彼刹，宣令如是。彼佛报言：「皆悉安隐。」于时彼佛转阿惟越致轮，为七住菩萨说法，舍利弗闻之，从彼刹还，姿色光明行步胜常。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到彼，何故佻步怡悦如是。」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譬如贫家饥冻之人得大珍宝如须弥山，宁欢喜不？」佛言：「甚善！」舍利弗言：「我到彼刹，得闻彼佛说阿惟越致深奥之事，是以欣踊不能自胜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如汝所言。」佛语舍利弗：「譬如长者大迦罗越，纯以紫磨金、摩尼珠为宝，内有扫除铜铁铅锡弃在于外粪壤之中，有贫匮者喜得持归，言我大得迦罗越宝，宁是长者珍妙宝非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」佛语舍利弗：「汝所闻得，如是贫者，彼佛所说但十住事及在举中清净之者，汝所闻者不足言耳。」舍利弗即愁毒，如言我谓得宝，反是铅锡。舍利弗说是事时，无央数人皆发无上平等度意，无央数人得阿惟颜住也。

(五六)

昔摩诃目犍连，坐于树下自试道眼，见八千佛刹，意自念言：「如来所见尚不如我。」作师子步行诣佛所。佛告目连：「汝声闻种，今者何故作师子步？」目连白佛：「我自所见八方面八千佛刹，想佛所视又不如我，故师子步。」佛言：「善哉目连！所见广大乃尔。」佛告目连：「譬如灯明比方摩尼，相去甚多。」佛言：「我眼所见，十方各如十恒沙刹，一沙为一佛刹，尽见其中所有一切。有从兜术天来入母腹中者，及有生者，有出家行学道者，有降伏魔者，有释梵来劝助者，有转法轮一切说法者，有欲般泥洹者，有已般泥洹烧舍利者，如是等辈不可计数，我持是眼悉已见之。」佛放眉间毫相之光彻照上方，放身中光遍照八隅，放足下光明洞照下方各百千刹，应时十方诸刹六反震动，其大光明无所罣碍。时目犍连，即于佛前，见无央数千恒沙无边刹，其中所有如佛前说，白佛言：「佛属所说十恒沙刹，今佛所现乃尔所乎？」佛语目连：「用汝不信故小说耳，今我所现如是之比不可胜计。」摩诃目犍连闻说是事，身即蹷地如大山崩，举声大哭：「我忆知佛有是功德，今方如此，宁令我身入大泥犁，右肋见者过于百劫不取罗汉。」目连便言：「诸在会者，世尊说我神足第一，尚不足言，所作功德不及知此，

何况未有所得者耶？发心所作当志如佛，莫得效我化为败种。」一切会者龙神人民无央数千，皆发无上平等度意，发大道心者即得阿惟越致，已得不退转者皆悉逮得阿惟颜住也。

（五七）

昔有龙王名曰拔抵，威神广远多所感动，志性急愍数为暴虐，多合龙共为非法风雨霹雳，雹杀人民鸟兽蠕动，积无央数。有尊罗汉万人，自共议言：

「若杀一人堕地狱一劫，百偿死罪犹故不毕。今者此龙残害众生前后不訾，遂尔不休转恐难度，幸当共往谏止之耳。」时佛知之，赞言：「善哉！汝等出家求无为道，欲救一切危厄之命，度有罪者，大快当尔，是为报恩。」时诸罗汉自相谓言：「不足乃使万人俱行。」于是一人各各更往，辄被厄害不能自前，还相谓言：「虽独行不能降化屈折此龙使改为善，当更合会万人功德，俱时共行即都复往。」龙放风雨雷霆霹雳，万人惊怖不知所至，逆为所辱顿伏来还。阿难白佛：「此龙残杀乃尔所人及诸畜兽，其罪大多已不可计，今复加雹怖万罗汉，雨其衣被状如溺人，其罪深大叵复胜计。」是时佛在耆闍崛山，与万菩萨万罗汉俱，往诣异山到龙止所，龙便瞋恚兴暴雨滢雷雹霹雳，其放一雹令辟方四十丈，若至地者入地四尺，欲以害佛及菩萨僧。时雹适下，住于空中化成天花，佛放光明广有所照，诸在山中射猎行者，遭值云雨窈冥迷惑不识东西，合万余人皆寻光来诣佛所住。龙复霹雳，放下大石方四十丈，若石至地者，陷入地中当四十丈，石于佛上与前华合化成华盖，小龙雹石各方一丈，亦皆如是。前诸罗汉见龙灾变，各怀恐怖前依近佛，龙于云间自见雹石化为花盖，悬于虚空而不下至，复自念言：「我当以身坚自蟠结，令四十丈，欲以澎佛及众僧上。」实时自扑无所能中，遍身毒痛倒地甚久，举头开目仰视见佛，「我之所为皆不如意，疑是尊妙无上神人。」于是小龙而皆自扑无所动摇，龙王是时即便命尽上生为天，诸余小龙亦皆并命得作天子，皆悉来下住于佛边。佛告阿难：「汝知是天所从生不？」对曰：「不及。」佛言：「属者诸龙兴恶意者，汝言罪大不可胜计，自扑在地发一善心，知佛为尊，命尽为天，此者是也。」天闻佛言，及诸天子皆发无上平等度意。是时猎人诸在山中来诣佛者，皆自念言：「此龙之罪尚得解脱，我之所害方之此龙盖亦无几。」欲发道意心尚犹豫。佛告阿难：「此万罗汉欲度诸罪力所不任，若无我者为龙所制，不能度恶还益其罪。欲度一切，当先禅定思惟可度，然后乃行，汝等不能度者，怛萨阿竭能度不度。」是时猎人闻说如是，皆发无上平等度意。天龙人民其在会者，佛为说经，皆得阿惟越致。昔龙王拔抵与释迦文佛，共为婆罗门，拔抵弟子时有万

人，见释迦文为人才，猛舍其师事释迦文，拔抵怀恚罪至为龙。佛德既成多度一切，弟子万人皆得罗汉，龙恶遂盛广欲为害，万人愍伤故欲往度。曾为师故四道虽足犹受其辱，若为菩萨，龙欲加恶终不敢也。

（五八）

昔有一国人民炽盛，男女大小广为诸恶，性行刚愎凶暴难化。佛将弟子到其邻国，五百罗汉心自贡高，摩诃目犍连前白佛言：「我欲诣彼度诸人民。」佛即听之。往说经道，言当为善，若为众诸恶其罪难测。覆一国人皆共挝骂不从其教，于是复还。舍利弗谓目犍连：「欲教诸人当以智慧如更见毁。」舍利弗白佛：「我欲诣彼劝度人民。」佛复听往。为说教戒，复不从用而被唾辱。摩诃迦叶及尊弟子，合五百人以次遍往，不能度之咸见轻毁。阿难白佛：「彼国人恶不受善教多所折辱，辱一罗汉其罪不訾，况乃违戾尔所人教，当获重罪虚空不容。」佛言：「此罪虽为深重，菩萨视之静为无罪。」佛遣文殊师利，往度脱之。即到其国，都赞叹言：「贤者所为何乃快耶？」诣其王所皆面称誉，各令大小人人闻知，言某勇健、某复仁孝、某有胆慧，随其所在应意叹誉，皆欢喜不能自胜，言：「此大人所说神妙，知我志操，何一快善。」众人各持金宝香花，散菩萨上，咸持好迭锦彩衣服、甘脆美味饮食肴饍，供奉菩萨，皆发无上平等度意。文殊师利谓人民曰：「汝供养我，不如与我师，我师名佛，可往共供之，福倍无量。」一切甚悦，随文殊师利往诣佛所，佛为说经，应时即得阿惟越致，三千国土为大震动，山林树木皆赞言[口*蔡]：「文殊师利善度如是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深大之罪今为所在？」五百罗汉蹙地泪出：「菩萨威神所化如是，何况如来可复称说耶？我为败种无益一切也。」

（五九）

昔佛坐树下时，佛为无央数人说法，中有得须陀洹，有斯陀含，有阿那含，有得罗汉者，如是之等不可计数。时佛面色无有精光，状类如愁，阿难深知佛意，长跪白佛：「礼侍佛八年，未曾见佛尊颜无有光明如今日也。有何变应令佛如此？今日谁有失大行者？谁有为恶堕地狱者？谁有离远本际者耶？」佛告阿难：「譬如商客多持珍宝及数千万远行求利，道逢盗贼亡失财宝，其身裸住无以自活，宁愁忧不？」阿难白佛：「其愁甚剧。」佛告阿难：「我从无数劫来，勤苦为道，欲救度一切人民皆令得佛，我今已为自得作佛，而无一作功德者，是以不乐身色为变。」阿难白佛：「今佛弟子有

得罗汉，已过去者今现在住及当来者，不可计数，有得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须陀洹，亦尔叵计，云何无因功德度者？」佛告阿难：「譬老公姬生十数女，当能典家成门户不？」阿难言：「不能也。」佛言：「虽有罗汉无央数千因我法生，犹非我子，会亦不能坐佛树下故。譬如生女虽为众多，行嫁适人公姬孤独，我亦如是。」时佛涕泣堕三涕泪，三千世界为大震动，无央数天龙神人民皆发无上平等度意，应时佛面端正悦好，无数光明千亿万变，十方彻照倍异于常，其见光者无不蒙度。阿难白佛：「何以重光神变妙好乃如是？」佛告阿难：「如老公姬祠天祷地求索子姓，晚得生男，竖立门户，岂不欢喜而自劳贺？今诸一切发摩诃衍意，是以踊跃，佛种不绝故也。」佛遣须摩提菩萨上国六十亿恒沙数刹，令诣彼国取师子座众饮食具，如伸臂顷还来到此，严庄师子高广之座，请诸一切无不会者，其发无上平等度意者，皆坐自然师子千叶金莲华上座。有于七宝交露帐中及于七宝树下坐者，竖诸幢幡七宝为柄，天锦为幡天缯为花盖。佛应时令大千国土变为浴池，七宝莲华满其中生。佛自变身现作菩萨，或复现形如释梵四天王者，广为大檀供养一切，万味饭食其香广闻十方一切，其闻食香皆发无上平等度意，香香遍身从毛孔出，展转复闻毛孔之香者，亦发无上平等度意。十方无涯坻刹为大震动，刹刹诸佛各遣左右尊菩萨来贺，释迦文用一切，人民多发菩萨之心故也。中有持紫磨金莲花来者，有持摩尼宝莲花来者，有将明月珠莲花来者，各各持杂尊宝莲花共散佛上。佛之威神皆令所散合成花盖，覆遍十方无央数刹，花盖光明亦照诸刹，幽冥之处恒为明，泥犁、薜荔、禽兽六畜，皆发大意咸欲求佛，佛为一切会者说经，不可计菩萨皆得阿惟颜住，复不可计天人得无所从生法忍，复不可计龙神人民得阿惟越致，复一切菩萨和萨皆发无上平等度意。

（六〇）

昔有一人年少贫苦，行诣他国得一甘果，香美且大世所希有，辄爱惜之不敢[饥-几+兑]尝，心念父母欲以果与，即持果归还耶离。时佛入城与诸菩萨大弟子，俱诣长者家就檀越请。佛适过去，人未至家，手持果投在佛处。从少及长未曾闻佛见佛足迹，相轮如盖光色众变亦无缺减，便住足边视之无厌，心自侥幸亡悲亡喜。「地之行迹犹尚乃尔，况此人身诚非世有，度是行人必当来还，我当掇置父母之分，待此人至以果上之。」佛未周旋，人坐迹旁悲思泪出，道路行者来问此人：「为持果坐此悲耶？」答言：「守此无极尊迹，待留神人冀其当还，欲以此果自归上之，迟见光颜未得如愿，自鄙薄佑是故悲耳。」行路问者聚观如云，岂怪此人谓之狂痴，讵知行者还在，何斯欲待

之乎？佛到檀越长者家坐，众僧澡讫以次坐定，长者大小手下饭具，众味遍设皆悉备足。佛遥达嚩，道中守迹持果延竦欲上佛者。于是食讫，檀越自念：「世尊达嚩属不见及。」即遥祝愿外持果者，将以所供有不可乎？佛告阿难：「长者供具福往耳，所为虽广意有所冀，心怀四惧志在灭度。外有年少，手持甘果一心无他，守我足迹慈悲待我，思欲上果，用一切故发大道意。是以在坐并遥达嚩。」长者念言：「是人果施而无异馔，佛叹其德甚为高妙。我虽豪富所设为丰，计意轻重福为不如，愿侍随佛往见此人。」佛便起坐到守迹人所，菩萨弟子长者居士并余众辈，应时皆从。彼持果者遥见佛往，身相众好光踰日月，即前迎佛稽首作礼，因以此果长跪上佛，即发无上平等度意。佛放光明彻照无极，三千世界为大震动，十方诸佛及诸菩萨应时皆现，如镜中像不以远近无不见者。佛为受其果，转施诸佛等，令一果周遍无极，十方诸佛及诸菩萨，各从袈裟伸金光手放千亿炎。其一炎端各各自然有宝莲花珠交露帐师子之座，上有坐佛及诸菩萨，皆持宝钵受得此果，各持一果神变达嚩。释迦文佛亦复如是，于此世界照耀十方，虚空神天一切充满，八维上下无空缺处，皆助欢喜赞善称叹，三界诸菩萨皆得应蒙。时上果者得不起忍，佛授其决：「后当作佛，号果尊王无上正觉，所有国土如阿弥陀刹。应闻世尊所别国土，自然清净得阿惟颜。长者居士向道迹者无数，千人不退转地大度，其德如是也。」

（六一）

昔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，为母说经。时有一天寿命垂尽，有七事为应：一者项中光灭，二者头上傅饰华萎，三者面色变，四者衣上有尘，五者腋下汗出，六者身形瘦，七者离本坐。即自思惟：「寿终之后当弃天座七宝殿馆浴池园果自然饮食众伎女乐，更当下生于拘夷那竭国疥癞母猪腹中作子。」甚预愁忧，不知当作何等方便得免此罪？有天语言：「今佛在此为母说经，佛为三世一切之救，唯佛能脱卿之罪耳。」即到佛所稽首作礼，未及发问，佛告天子：「一切万物皆归无常，汝素所知，何为忧愁？」天白佛言：「虽知天福不可得久，恨离此座当为疥癞母猪作豚，以是为毒，趣受他身，不敢为恐也。」佛言：「欲离豚身，当三自归，言南无佛、南无法、南无比丘僧，归命佛、归命法、归命比丘僧，如是日三。」天从佛教晨夜自归，却后七日天即寿尽，来下生于维耶离国，作长者子，在母胞胎日三自归，始生堕地亦跪自归。其母婉娠又无恶露，母旁侍婢怖而弃走，母亦深怪，儿堕地语，谓之荧惑，意欲杀之，退自念言：「我少子怪，若杀此儿父必罪我。徐白长者，杀之不晚。」母即收儿，往白长者言：「产生一男，甫初堕地长跪叉手

自归三尊，阖门怪之谓为荧惑。」父言：「止止！此儿非凡，人生在世行年百岁，或八九十，每尚不晓自归三尊，况儿堕地能称南无佛？好养视之，慎无轻慢。」儿遂长大，年向七岁，与其辈类于道边戏，时佛弟子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适过儿旁，儿前礼足言：「和南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。」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惊怪小儿能礼比丘。儿言：「道人不识我耶？佛于天上为母说经，我时为天当下作猪，从佛之教自归得人。」比丘即禅亦寻知之，即为祝愿言：「咨梨祇。」儿语目连及舍利弗：「愿以我声，因请世尊、诸菩萨僧并及仁等。」目连、舍利弗然受其言，儿便还归白父母言：「属者游戏见佛二弟子过，即因请佛及四辈饭，愿办其甘脆。」父母爱之从其所言，异其年幼开发大意，又奇所作操识宿命，为极珍妙尽世名味，求具精细过踰儿意。佛及众僧各以功德，作神足来到儿舍饭。父母小大供养毕讫行香澡水，如法皆了，佛为说经，父母及儿内外亲属，应时皆得阿惟越致。自归之福所度如是，况乃终年修道教乎？

旧杂譬喻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6 旧杂譬喻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2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03/12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